

表演艺术与历史的融合困境及音乐剧的突破

肇东

中国国家博物馆

摘要: 表演艺术与历史的融合，既是传播历史的重要方式，也是艺术创作一直要面对的课题。本文聚焦表演艺术再现历史时的两大核心问题：一是历史真实性与艺术真实性之间的平衡问题；二是单一艺术形式存在的传播局限性问题。通过分析电影、电视剧、话剧、舞剧、歌剧等各类历史题材作品的优缺点，进一步探讨音乐剧作为综合艺术，在整合多种艺术特色、解决历史与艺术融合难题上的独特价值，为历史题材艺术创作的突破和历史文化的有效传播，提供实际的参考和借鉴。

关键词：表演艺术；历史传播；历史真实性；艺术真实性；音乐剧

历史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记忆，既能传递文化、引导价值观，也能凝聚精神力量。而表演艺术有着具象、感性、场景化的特点，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历史传播载体之一^[1]。从古代的史诗吟唱到现在的影视戏剧，人们一直习惯用“表演”的方式重现过去、讲述历史。

但表演艺术与历史的融合，从一开始就存在内在的矛盾。历史的核心是“真实”，表演艺术的核心是“虚构”，也称为“艺术真实”，艺术创作需要将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串联，有时为了创造矛盾冲突会打乱人物之间的关系^[2]。因此，“历史真实”与“艺术真实”之间的平衡极其重要。

一、表演艺术再现历史的核心困境

(一) 历史真实性与艺术真实性的张力失衡

历史题材作品不能脱离历史真实，人物的身份、事件的时间地点、社会背景的基本样貌，还有文物器物的样式，这些都有史料依据，是历史叙事的“底线”。可要是完全照搬历史，艺术感染力又会不足。毕竟很多历史事件的发生过程平淡，直接放进作品里会显得叙事松散、冲突不够，无法吸引观众。所以艺术创作需要合理虚构，通过强化矛盾、浓缩线索、塑造典型形象，让观众在审美中感悟历史本质。

这种“还原”和“虚构”的矛盾，在各种表演艺术里都能看到。比如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，以1912年沉船的真实事件为背景，虚构了杰克和露丝的爱情故事。电影按1:1比例还原了船体模型，时代服饰和社交礼仪也复刻得很精准，守住了历史的基本底线。同时用爱情悲剧串起故事，把乘客生死之际的人性选择、阶级间的尖锐矛盾都浓缩了进去，让这场惨烈的历史事件有了强烈的情感共鸣^[3]。这种“历史骨架+艺术血肉”的模式，算是实现了两者的相对平衡。

但不是所有作品都能把握好这个度。电视剧《雍

正王朝》为了塑造雍正“改革英雄”的形象，大幅重构了历史人物关系，把有些历史上的忠臣改成了反派，虽然戏剧冲突强了，但也扭曲了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。^[4]而《贞观之治》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，创作人员表示为了追求历史还原，剧组照着《贞观政要》《资治通鉴》实景搭建长安城，唐代的武器、铠甲、服饰配饰都复刻得极为精准，可过多琐碎的历史细节堆在一起，导致叙事节奏拖沓，缺乏核心冲突。

话剧《西汉有戏·辛追的家宴》以马王堆汉墓文物和辛追夫人的历史记载为基础，通过六次虚构的宴席，串联起辛追的一生和长沙国的社会风貌。作品用3D打印技术复原文物，靠全息投影还原汉代场景，守住了历史的物质和文化的真实。同时通过艺术虚构填补史料空白，让遥远的汉代历史变得可感可知。歌剧《江姐》则以江竹筠的真实事迹为核心，几乎没做重大艺术虚构，靠着《红梅赞》《绣红旗》这些经典唱段，直接展现革命烈士的英勇和崇高精神，虽然艺术加工不多，但凭借历史本身的震撼力和音乐的感染力，也实现了历史传播和艺术审美的统一。

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来，两者的平衡虽没有固定模式，却有明确的“边界”：艺术虚构不能违背核心史实；如果确实需要大幅虚构，应该用字幕、旁白等方式告诉观众，避免误导。可很多作品要么为了戏剧效果歪曲历史本质，要么为了坚守历史细节牺牲艺术感染力，最后都没能达到好的历史传播效果。

(二) 单一艺术形式的传播局限

除了“真实与虚构”的内在矛盾，每种艺术形式自身的特点，也给历史传播带来了局限。不同艺术形式的表现载体和审美重点不一样，在历史叙事上各有优势，但也都有难以克服的短板。

电影靠镜头语言说话，擅长用细腻的画面和特写

镜头展现人物情感和历史场景的细节。比如《末代皇帝》在故宫实景拍摄，完整呈现了溥仪从登基到成为普通公民的60年人生，紫禁城的恢宏建筑，还有溥仪内心的孤独与挣扎，都被光影精准捕捉。但电影篇幅有限，一般就2~3个小时，无法全面铺陈复杂的历史事件和庞大的人物关系。《泰坦尼克号》虽然成功展现了沉船事件，但对当时的社会背景、阶级矛盾的探讨也只停留在表面；而且电影是屏幕传播，观众和作品之间有着“距离感”，很难获得身临其境的沉浸感。

电视剧的优势是叙事完整连贯，几十集的篇幅能详细梳理历史事件的脉络和人物关系的演变。《雍正王朝》以雍正登基前后的政治斗争为主线，围绕“摊丁入亩”“火耗归公”等改革举措，展现了清朝中期的政治生态、阶级矛盾和社会变迁，人物关系复杂但条理清晰。可电视剧同样受限于屏幕传播的“距离感”，无法营造沉浸式体验；加上制作经费的限制，对历史场景、战争场面的还原很难做到尽善尽美，有些作品还会出现服饰、道具“穿帮”的硬伤。

话剧以舞台为载体，靠演员和观众的现场互动实现沉浸感。《从湘江到遵义》以红军长征为背景，用“英灵口述”的方式叙事，配上激昂的背景音乐和有冲击力的灯光，把观众直接带入湘江战役的惨烈场景。但话剧的情感传递主要靠台词，舞台道具和场景搭建比较简化，音乐、灯光的运用也相对保守，对观众想象力的激发有限。遇到历史场景宏大、人物关系复杂的题材，话剧的舞台空间局限就更加明显，很难展现历史的壮阔感。

舞剧以肢体语言为核心，擅长用舞蹈的张力和诗意图表达情感、激发观众想象。《大梦敦煌》融合了中国古典舞、西域舞和现代舞元素，用雕塑、幕布和投影营造出沙漠、洞窟的壮阔场景，靠肢体动作展现敦煌文化的厚重与凄美。但舞剧的“语言”是舞蹈，对观众的审美门槛有要求——如果观众不懂舞蹈的象征意义，就很难理解人物的情感和剧情的推进。《五星出东方》以“五星出东方利中国”织锦为灵感，用舞蹈还原汉代社会风貌，可对普通观众来说，单靠肢体动作很难完全把握文物背后的历史内涵。

歌剧以歌唱为核心，靠磅礴激扬的旋律和高亢的演唱技巧打动观众。歌剧《长征》用弥漫的硝烟、爆破的投影营造战争氛围，演员们用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塑造英雄形象，《三月桃花心中开》等唱段既热血又催人泪下，展现了长征精神的崇高。但歌剧的演唱技法和日常生活距离很远，美声唱法的专业性让观众很难有代入感；而且唱段难度极高，就算观众被旋律和

歌词打动，也无法传唱，限制了作品的传播范围。

总之，不管是电影、电视剧的屏幕传播局限，还是话剧、舞剧、歌剧的单一艺术语言局限，都让历史题材作品很难同时兼顾历史真实性、艺术感染力和传播广泛性。而音乐剧的出现，给整合多元艺术优势、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可能。

二、音乐剧：化解历史与艺术融合困境的新载体

(一) 音乐剧的综合艺术特质

音乐剧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，是把音乐、舞蹈、戏剧、歌唱、舞台美术整合在一起的综合艺术^[5]。和其他单一艺术形式不同，音乐剧在进入叙事音乐剧时期(Book Musical)后，以“音乐叙事”为核心，把歌曲、舞蹈、台词、场景设计等元素有机结合起来，既保留了戏剧的叙事性、舞蹈的表现力，又有音乐的感染力，实现了1+1>2的艺术效果。

音乐剧的叙事靠音乐串联，唱段既能展现人物内心的想法，也能作为人物之间的对话，还能渲染场景氛围，即叙事又抒情。而舞蹈也不是独立的炫技，而是和音乐、台词配合，强化人物情感和戏剧冲突——欢快的舞蹈表现喜悦，激昂的舞蹈展现抗争，舒缓的舞蹈传递温情，让人物形象更加立体，故事更加生动。

另外，音乐剧的舞台设计既有话剧的沉浸感，又有舞剧的诗意图。通过多媒体技术、灯光音效、道具有背景的综合运用，能快速切换场景，营造出不同的时代氛围。不管是《悲惨世界》里19世纪法国的街头巷尾，还是《1789巴士底狱》中革命前的巴黎，都能通过舞台艺术精准还原，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、置身历史现场。

(二) 历史题材音乐剧的成功实践

音乐剧的综合特质，让它成为讲述历史的理想载体。欧美已有很多成功案例：《悲惨世界》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，通过冉·阿让、珂赛特、马吕斯等人的命运交织，展现了革命年代的社会动荡和人性光辉。作品既尊重了雨果原著的历史内核，又通过《I dreamed a dream》(我曾有梦)《Stars》(繁星)等经典唱段，把历史的厚重和人物的情感融合在一起，成了跨越国界的文化符号；《1789巴士底狱》聚焦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关键节点，以平民和贵族的冲突为线索，用激昂的音乐和舞蹈展现革命的激情与理想，让观众在观赏艺术中重温历史。

在亚洲，历史题材音乐剧的创作也在慢慢起步。韩国讲述救国义士安重根的音乐剧《英雄》，以抗日战争为背景，通过普通士兵的牺牲与坚守，展现了大韩民族寻求民族独立的斗争精神。讲述日本罪行的音

乐剧《李香兰》(四季乐团首演版),以传奇女性李香兰的一生为线索,串联起抗日战争时期的复杂历史,既客观还原了当时的社会风貌,又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(剧中加入了中文演唱的“松花江上”“夜来香”等歌曲)引发观众共鸣。这些作品都证明,音乐剧能把宏大的历史叙事和微观的人物情感结合起来,既传递历史知识,又能让观众产生情感共鸣,给历史传播提供了新路径。

中国第一部以长征为题材的音乐剧《王二的长征》,从“小人物”王二的视角切入,用120分钟的舞台篇幅,浓缩了长征这一宏大历史事件,既守住了历史的真实性,又通过多元艺术语言实现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,是历史题材音乐剧中的优秀作品。

王二的精神成长是故事的核心:“同志”临终前托付他送信,用“人人生来平等”启发他;文工团成员用“认字做人”激励他,推动他实现人格觉醒。《信》《字》等唱段结合舞蹈,把革命信仰和个人成长具象化,避免了生硬的说教。

在历史真实方面,“同志”的形象对应着苏区留守红军的史实,“文工团”的情节也折射出民国时期人口买卖的问题,确保了历史的底色^[6-7]。艺术表达上19首原创唱段都和剧情紧密契合,舞蹈强化了情感张力,多媒体舞台营造出沉浸式体验。这种多元表达,让观众能借着王二的视角,真切感受到长征的艰险和革命精神的力量,实现了历史传播的大众化和情感化,给历史题材创作提供了新思路。

三、结语

表演艺术与历史的融合,一直都在“真实与虚构”“还原与创新”的矛盾中前行。电影、电视剧、话剧、舞剧、歌剧等艺术形式虽然都做了探索,但都因为自身的局限,没能实现历史传播的最佳效果。而音乐剧作为综合艺术,凭借多元融合的特质,给化解这一困境提供了新可能——它既能守住历史的本质真实,又能通过音乐、舞蹈、戏剧的综合运用实现艺术创新;

既能展现宏大的历史叙事,又能通过小人物的视角让观众产生情感共鸣。

《王二的长征》作为中国历史题材音乐剧的代表之作,以“小人物视角”重构长征叙事,在平衡历史真实性与艺术真实性、整合多元艺术语言上做了成功尝试。通过王二的精神蜕变,长征精神变得可感可知,实现了历史传播的“大众化”与“情感化”;同时它也证明,音乐剧能够突破单一艺术形式的局限,给历史题材创作提供更丰富的表现路径。

当然,《王二的长征》这部剧也存在一些问题,在剧情与音乐的衔接、部分唱段的旋律原创性等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,但这并不影响它在历史题材艺术创作中的创新价值。随着文化自信的增强和艺术创作的多元化发展,音乐剧有望成为历史传播的重要载体,为红色主题艺术创作和历史文化传承注入新活力。未来,创作者应该进一步挖掘音乐剧的综合优势,在守住历史底色的前提下创新艺术表达,让更多的历史故事通过音乐剧被铭记、被传播,让历史的精神内核在当代社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刘立滨.表演观念谈[J].戏剧(中央戏剧学院学报),1996(2):70-91.
- [2] 郑铁生.沉重的话题: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[J].文艺研究,2009(6):19-26.
- [3] 谭艳红.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的文化解读[J].电影文学,2015(14):151-153.
- [4] 林牧.解读雍正之谜——电视剧《雍正王朝》点评兼谈编导观[J].电影评介,1999(2):9.
- [5] 肖雄.浅谈音乐剧的起源及早期发展[J].戏剧之家(上半月),2014(6):154.
- [6] 牟蕾,黄伟.中共中央与中央分局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互动[J].党的文献,2018(2):76-81.
- [7] 张秀丽.民国时期农村经济与农村妇女买卖——以禁止婢奴买卖为中心[J].农业考古,2013(6):94-98.